

神居于形

新天桥剧场建筑创作

李道增 庄惟敏 黄宏禧 编 著

新天桥剧场是我国近年修建的标准高、设施全的现代化大型演出(尤其是芭蕾舞剧)剧场。该剧场是在老天桥剧场原址上新建的,位于著名的天桥地区,地理位置与文化氛围十分特殊。新天桥剧场在建筑设计上的创新与文化传统的继承、地方文脉的演绎、高标准专业品质的保证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本书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供稿,李道增院士、庄惟敏院长和资深建筑师黄宏禧先生详尽地剖析了其设计理念、创作思想和技术要点,并辅以大量图片和图纸加以说明。本书对于建筑师和演出、文化设施的投资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居于形——新天桥剧场建筑创作 / 李道增, 庄惟敏, 黄宏禧 编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4

(清华学人建筑作品书系)

ISBN 7-302-08083-6

I. ①神…②新… II. ①李…②庄…③黄… III. 剧场—建筑设计—研究—北京 IV. TU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8210号

出版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邮 编: 100084

<http://www.tup.com.cn>

社总机: 010-62770175 客户服务: 010-62776969

责任编辑: 徐晓飞 (xuxiaofei@tup.tsinghua.edu.cn)

图书设计: 戴颖工作室

印装者: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288×288 印 张: 8

版 次: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8083-6/TU·220

印 数: 1~1500

定 价: 120.00元





TU242.4
6.
清 华 学 人 建 筑 作 品 书 系

神 居 于 形

新天桥剧场建筑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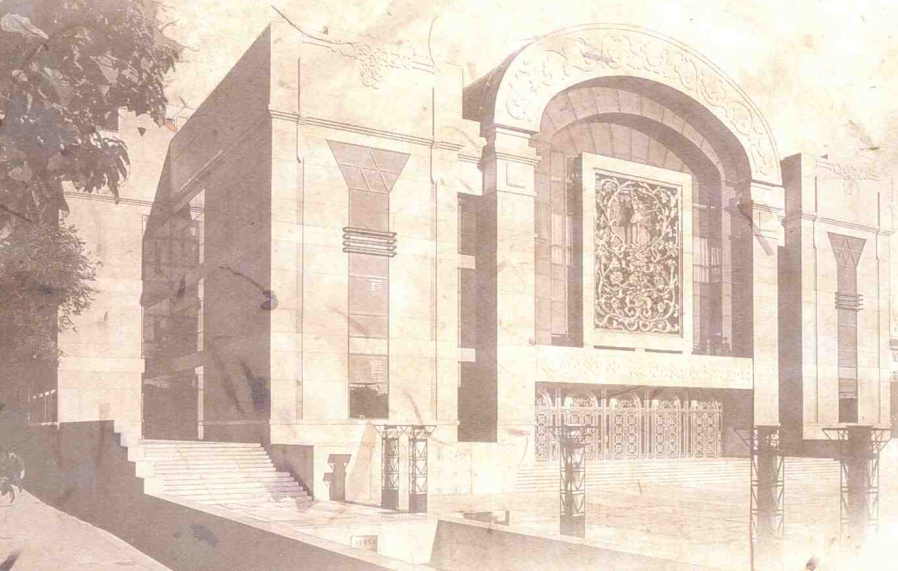
李道增 庄惟敏 黄宏禧 编 著

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艺术的三大敌人：

平庸、千篇一律、粗制滥造。

——舒曼



请爱护祖国大好河山

珍惜每一寸土地！

把你设计的城市与建筑

精心地安置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
吴良镛



目录

序言 八

新天桥剧场艺术构思·李道增 八

关于新天桥剧场·吴焕加 十

新天桥剧场观感·曾昭春 十二

建筑创作·庄惟敏 黄宏禧 十四

壹 概述 十六

贰 形体设计 二十四

叁 文化广场 三十二

肆 共享空间 三十六

伍 观众厅 五十八

陆 舞台 六十八

柒 化妆室 七十三

捌 多功能厅 七十五

玖 贵宾休息厅 七十七

拾 其他辅助设施 七十九

声学设计·王炳麟 八十二

后记 九十二





新天桥剧场艺术构思 ● 李道增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历届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把剧场设计作为教学中课程设计或毕业设计不可少的设计课题。多年来我们研究、积累了这方面的丰富资料和研究成果，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过去由于国力有限，有关文化娱乐性建筑，建成不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和迫切，就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天桥剧场得以建成，也圆了我们建筑学院师生员工多年的梦想。

关于天桥剧场的建筑设计和艺术理念，有以下几方面的构想。

（一）设计哲学——“新制宜主义”

天桥剧场是根据我多年从实践中总结出的“新制宜主义”的设计哲学构思成型的。什么叫“新制宜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把因地制宜、因时、因事制宜的思想运用到设计中去，把客观条件对设计的约束，看成既是制约又是很大的挑战。同时，从建筑本身性质以及所在地点的物质与人文环境中，找出其蕴含着的“特色”与“场所精神”，设法从空间或形象上若隐若现地表达出来。记得莎士比亚说过：诗人的想像力就在于使意义赋形；古人云：精神居于形，犹火之燃烛矣。具体用什么手法表达这种意境，风格上是老一点或新一点，或兼而有之，视环境而定，以用得“切题”，“得休”与“适宜”为准则。建筑上的创新，绝非一味追求形式上的虚夸和标新立异，而是以功能、技术合理为前提，能做到“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就算不错了。形式既能不落俗套，又能为群众所接受，新颖到老百姓仍能接受的边缘上，就算找到把握分寸的关键。我们大体是根据这一设计哲学构思的。

（二）“场所精神”与剧场的文化内涵

什么是天桥剧场所在地的“场所精神”？天桥相传以当地一座石桥而得名，为一块方圆近二里的地方，始建于元代，已历经700余年的沧桑，一度成为一处包容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闹市。“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是对当年天桥盛况的生动描绘。至今“老北京”提起天桥仍是兴趣盎然，津津乐道。天桥留在“老北京”人脑海中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下层平民百姓重要的活动场所，既“杂”且“精”，内容浩瀚。据说是一块以“杂”取胜，以“精”取巧、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民俗文化”的发祥地。我想这就是对这个民俗风饶区“场所精神”最好的概括。

然而再从剧场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来看，这是一座过去是、将来也是以演出舞剧、芭蕾为主，兼演歌舞的剧场。舞剧、芭蕾即使在西方也属高雅艺术之列，其演出场所过去是王公贵族出没之地，今日也属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只是在中国尚未形成这种社会习俗。并且，如把这座剧场与演出流行歌曲的歌厅相比，文化层次要高出不知多少个档次。剧场属于社会精神文明中建设高雅文化的一部分，歌厅仅是一种商业文化。因此从剧场的内容出发就与要突出“民俗文化”的“场所精神”相矛盾、对立了。

（三）剧场的立面构思和处理

这使我们想起名建筑师文丘里(Robert Venturi)的那句“既要……又要……”的名言。他说得很明白，他要求建筑有多义性，反对纯之又纯，而喜欢杂文、共生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设计组在天桥剧场的立面造型上力求做到既高雅又有民俗气息，既现代又有传统的联想，既是民族的又是外来的，是多种对立情趣、意境的共生。如今的外部造型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品。

正立面正中部位用的是拱顶，既显示了内部的现代结构，又有利于引出“天桥”其名本出自古石桥的典故。立面作到远看有势，近看有形，对称的格局是古典手法，大片玻璃窗又是现代手法。剧场建筑在某种程度上应是城市建筑艺术之精华所在，所以正立面要做得华丽、丰富些，耐看，经得起琢磨、推敲。精心设计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建筑细部的设计，这里用了取之于民间的纹样做成大片的铁花作为正面大玻璃窗上的装饰，其他在石拱与墙面上的纹样上也都是民族的花饰，以此强化民俗气息和烘托民族的风格。至于建筑的其他几个立面都做较为现代，精心推敲了窗与实墙的虚实比例，不再做什么附加装饰了。这就是对天桥剧场外部造型构思的简要说明。



关于新天桥剧场 ●吴焕加

» 剧场建筑设计，特别是高标准剧场的设计，向来是一件繁难的任务。在民用建筑的各种类型中，它属于难度最大的一类。

拿这个新天桥剧场来说。它主要的功能是进行芭蕾舞的表演和观赏，这是高雅的艺术活动。而为了高标准地实现这个目的，在剧场的建筑设计和建造中，需要用到多种科学技术，运用种种工程手段，安装许多复杂的设备。例如舞台，要能布置出多种多样的布景场面，需要复杂的装置，后台要布置一系列大大小小为演出服务的房间；观众厅要有令人满意的视听条件，要有专门的音质设计和视线设计和舞台设计；剧场还要有相应的前厅、休息厅和管理用房。单拿舞台灯光和灯具来说，什么面光、耳光、脚光、顶光、侧光、天幕光、流动光，什么聚光灯、散光灯、天排灯、地排灯、水平灯……名目繁多，举不胜举。问题是许多要求不仅互相冲突而且高度集中，密集在狭窄的空间里。芭蕾舞剧院又有更多一些特殊的要求。戏剧演出是艺术，而这种艺术需要一系列的科学技术来支撑它、来为它服务。剧院、剧场真正是艺术与技术的会合处。设想，如果把这天桥剧场的建筑外壳移开，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多种系统的组合，设备管线密如蛛网，令人眼花缭乱的综合装置，情形有些像一只手表的内部，各个部件、各种系统，环环相扣，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结构复杂的、紧凑的整体。过去有位西方建筑大师称“住宅是居住的机器”，仿此我们可以说“剧场是演出的机器”。演出的机器比居住的机器复杂多了。

在这座剧场刚刚落成之际，相关的专业人士对它的各方面的质量表示满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样，中国的芭蕾舞界从此有了自己高水准的演出场所——一座芭蕾舞艺术殿堂。这也是中国文化界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上面强调了剧场的科学技术的一面,作为建筑作品,剧场本身也有艺术性的一面,就是说,天桥剧场既是芭蕾舞的殿堂,它本身也应该成为一个“建筑艺术的殿堂”。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曾在北京故宫的午门前举行音乐会,高水平的声乐艺术和壮丽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互相辉映,相得益彰,令人难忘。那场音乐会如果换在一个普通的广场上,效果就一定大打折扣。可见演建筑的藝術性的高低,实在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之,像每一次的剧院设计一样,它对建筑设计者都是一次挑战。

现在的中国处在转型期,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在这样的时期,什么样的建筑艺术都被人接受,同时也有人被拒。社会审美文化呈现出空前的多元化,新天桥剧场的建筑造型没有搞非常前卫的样式,也没有向后看,据我看,走的是综合创新的路,所谓综合创新就是对中外古今建筑上优秀的而且今天还会用的成果或元素,适当地有选择地加以参考和借鉴,用在今天的建筑创作中。

新的天桥剧场的入口部分及其立面是设计者下功夫多的地方,这个部分的大形式不是中国传统建筑固有的,那里没有大屋顶或小挑檐,它也不不同于西洋古典建筑,没有欧洲的柱式,然而我们又可以看出两者的某些痕迹。如立面上承载重量的砖石墙体或柱墩,左右两边形体比较敦实厚重,上面有高的檐壁,这些都与欧洲老建筑近似。但是这个剧场中央部分上面的弯弓形体和芭蕾舞雕塑,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它的民族根源。它同中国古代碑石塔上的额枋和石窟中的龛楣十分接近。立面正中大玻璃墙上的大块花饰则让人想到明清两代官服胸前用金线和彩丝绣出的“补子”。我们现在在京剧人物身上有时还能看到这种华美的绣品。剧场正面有大面积的玻璃,与中外历史上的建筑都很不一样,因此,这座新天桥剧场是建筑艺术领域综合创新的产物。

从建筑立面看,正中上方的“龛楣”和入口“封檐板”上的卷草纹饰稍嫌粗疏,“封檐板”因为距人近,尤应细密一些。正中的方形雕饰,图案类似“海石榴”或“宝相花”,构思很好。但植物枝蔓与舞蹈女子比例不当,远看过去,那个小人倒像个小精灵或小飞虫,不够理想。另外,剧场大门只有一道,门檐出挑也不够大。到了冬天,搞不好这个剧场会像北京许多房屋一样,在大门外加装保暖防风的临时帷帐。

剧场的门厅和休息厅的正面设置两幅大型浮雕和音乐作曲家的雕像等,充分地体现出文化娱乐建筑的氛围。室内布置和装修是成功的。那里真是一个既素雅又高贵的建筑艺术厅堂,在那里举行招待会,气氛一定非常美好。

这座剧场的样式已如上述。它给人的艺术的印象或它的格调是怎样的呢?唐代的司空图(837—908)将诗分为《二十四诗品》,其中有雄浑、冲淡、纤秣、沉着、典雅、洗炼、绮丽、豪放、清奇、飘逸等等。仿此,我认为新天桥剧场建筑艺术的格调可以用“典雅清秀”四个字来概括。有人,可能年轻人多一些,会喜欢罕见的,轻巧的、更新潮的建筑形象。如果别的什么地方出现这样的剧院,我也会喜欢的。而在北京的南城地区,在原址重建的天桥剧场做成现在那个样子,我以为是合宜的。世界是多样的,建筑艺术也应该是多样的。“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中国的先人早已提出艺术的多样存在,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还是必需和不可缺少的。

天桥剧场正面朝东,北临一条大街,是主要干道,剧场前留有一个小广场,可惜剧场正面与北面的大街照应不够,关系不密切。小广场与北面大街的关系也不密切。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大教堂的大门与进入广场的人流方向也成90度角,但关系密切自然,其中有值得参考借鉴的地方。



新天桥剧场观感 ●曾昭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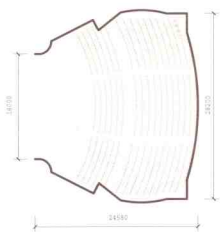
》旧天桥剧场（1954年）在脑海中还留下模糊的身影。它像当年北京许多新建筑一样，平穩端庄的形象，不事张扬的表情。但那时，它却是所在地段最显赫的新建筑之一，大大提升了天桥这个传统文化区在古都中的地位。

半个世纪的时光稍纵即逝。旧天桥剧场拆掉了，新剧场建成了。

新的天桥剧场是专为芭蕾舞演出设计的。芭蕾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天桥剧场怎样为这种“严肃的艺术”（乌兰诺娃语）的表演提供一个温馨的舞台？它有什么经验和数字值得向同行们提供？我跟在吴焕加先生后面，随设计者之一黄宏禧先生，来到新的天桥剧场。听他们两位的一问一答，一评一议，增长了好多见识。

天桥剧场长大了。形象仍然平穩端庄，却有着明丽欢欣的面容，与旧天桥剧场相比，艺术水准和文化品位都提高了。从正面看，它不是“欧陆式”，也不是中国的“固有样式”，看不出它是跟在什么风的后面跑。它有自己的品格。使用了大面积的玻璃（这是现代的），使用了花纹雕饰（这是中国的），把金光闪闪的图案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也没有顾忌了——经济发展了，确实为建筑师的创作带来了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可能性。吴先生和黄先生都说，正立面的一部分装饰纹样显得粗糙、尺寸和凹凸推敲不够，我觉得他们说得有理。北方地区一些古老庙宇的门券和窗券上就常有类似的雕饰，也有白色石料，用浮雕，效果都不错。但天桥剧场是个大建筑，大立面，其雕饰也不是用在门券和窗券上——这当是一种新的尝试，带来了一种新的或失败或成功的经历。

进入门厅，是一种稳重安适的氛围，空间尺度、光线与色彩，上下沟通流线的处理都很到位，不夸张，不矫饰。观众在这里可以停留，可以漫步，也可以静坐小



▼观众厅平面图

稳,不急不缓,不卑不亢,一个轻松、有序的公共场合。不像旧巴黎歌剧院门厅那样,聒噪华丽,贵人们久别重逢或相见恨晚,在那里故作斯文或卖弄风骚,也不像我们的某些剧场,只把温存和舒适留在贵宾入口门厅或贵宾休息室。

看戏,做剧场设计,评论剧场建筑,我是三个百分之百的外行。

记得国庆五十周年时候,以乌兰诺娃为首的苏联芭蕾舞团,到广州中山纪念堂(吕彦直设计)演出。人们好容易给了我一张入场券。到了中山纪念堂,听说乌兰诺娃在北京时得了感冒,在广州的演出将不会出场,顿时兴致减了大半。中山纪念堂跟毛主席纪念堂不一样,它是一个开会用的大礼堂。观众厅的平面和体积都很大。在老远的座位上观看演出,无论是舞蹈形象和音响效果我觉得都很糟。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的世纪剧院(黑川纪章设计),采用圆形平面,没有为门厅留下多少面积,观众厅的后半和楼座也显得很局促。从池座前部看楼座,上下重叠着,没有道路,显得格外陡峻。坐在楼座观剧,舞台上的布局 and 人物看着都很不舒服,很不正常。总的,有一种不安宁,不安全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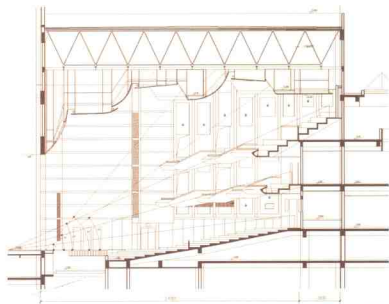
进入天桥剧场观众厅,从后座看舞台,不觉其远;从池座前排看楼座,不觉其陡。整个空间完整舒展,尺度合宜。可见设计者是下了一番苦工。观众来到这里,是积极休息,是艺术欣赏,是文化享受。这是一段美好的生活节奏,建筑师提供了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环境。

天桥剧场投入使用之后,得到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值得同行们借鉴。

剧场前面是个近1500平方米的广场。这是一个大概可以不用买票的群众文化场所,与天桥地区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模式有一种历史的和地域的关联性(contextualism)。希望有关部门能把它使用好、管理好。

可能由于设计中强调节约,留下了一些缺陷,如座位宽度(多数为550毫米)和排距(850毫米)嫌小,包厢(二楼)及其配套设施标准偏低,为观众准备的厕位太少。如今,人们希望舒适,希望宽松,要求提高了。

一个好的剧场是与平时使用管理得当与否相匹配的。静压箱是观众厅池座的重要设施,是输送空调冷热风到观众厅的,形象地说静压箱装置就是一个很洁净、密闭的房间。它是解决空调噪声、温度平衡、提高人体舒适度的重要保证,也是这一设计中的重要成果。但可惜的是没能使用好。



▼观众厅剖面图

建筑创作

· 庄惟敏 黄宏禧

概述

剧场研究数十年，
历届学子一心牵。
而今终把天桥建，
千万师生把梦圆。

天桥剧场旧翻新，
艺术殿堂播文明。
古今雅俗皆共赏，
芭蕾舞迎佳宾。



◎ 指新天桥剧场建成。

◎ 指在天桥遗址上重新设计。

◎ 新天桥剧场是专门演出芭蕾舞的专业剧场。